

# 目 录



引言 追寻与回归·····	(1)
第一章 藏族当代文学之旅·····	(8)
第一节 中心的多元与边缘的凸现·····	(16)
第二节 藏族当代文学中对民族文化的表现·····	(19)
第三节 藏族当代文学中的双语创作·····	(23)
第二章 诗歌与藏民族文化的情缘·····	(27)
第一节 云从冈底斯来·····	(32)
附录——《雪域》《鼓乐》等诗歌·····	(39)
第二节 紫色草穗·····	(43)
附录——《春愿》《羚之街》·····	(48)
第三节 认识阿来·····	(52)
附录——《群山,或者关于我自己的颂辞》·····	(60)
第四节 精神朝圣者·····	(68)
附录——《圣地之旅》(节选)·····	(77)
第三章 母语的光辉·····	(87)
第一节 端智嘉散文二篇·····	(97)





第二节	以灵歌之,以魂舞之·····	(102)
第三节	故土的守望者——章戈·尼玛散文、小说中的故土情·····	(111)
第四节	因为钟爱,他便歌唱——克珠与他的《四季耕耘歌》·····	(120)
第四章	族群与记忆·····	(126)
第一节	梦幻工厂的制作者——扎西达哇·····	(128)
第二节	辉煌道路将延伸于探索的笔端·····	(131)
第三节	小说的回归——失落的浪漫与苏醒的庄严·····	(137)
参考书目	·····	(141)



进入 20 世纪中叶，中国诗坛出现了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一批藏族诗人脱颖而出，用藏文和汉文共同进行创作，尤其是用汉文创作。这些诗人身处传统与现代、藏文化与汉文化、青藏高原与其他地域的交叉地带，带着身处两种文化（尤其是语言、文字）交汇、互渗的边缘带的人所必然面临的矛盾、困惑以及优势和追寻，怀着内心的灼热抒写着自己的命运，业已取得的成就，已引起文学界的广泛关注。

最早经历了这种边缘体验的藏族第一代诗人是伊丹才让、格桑多杰、丹真贡布、饶阶巴桑。他们青年时期即探索和实验着藏族诗歌的新的路径，展露了有别于传统诗人的诗情和才华。数十年来，他们笔耕不辍，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成为当代藏族诗坛汉文创作队伍中坚定的探索者和先行者。进入上世纪 80 年代，他们更是积极为诗歌和人的尊严正名，以深重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吹响了民族奋进的号角。

从艺术特点来说，以上四位诗人为代表的当代藏族第一代诗人更多地体现了诗歌“言志”这一特点，诗的最终目的是言志。但在上世纪 80 年代成长起来的新一代诗人的笔下，诗歌不再是单纯的言志了。它对形式和语言的过多关注，使得诗歌创作成为一种宣泄、一种不可言说的再现、一种对陌生化的语言的追逐，以及一种游戏，甚至只是分行的文字。当然这一代（含中青年）诗人的创作同样具有很大程度的实验性。他们大多受欧化语言以及口语的影响，比第一代诗人在语言上展示了更大、更多的可能性。他们比第一代诗人离传统更远，因而也更能批判地继承传统，从而在诗歌题材、语言、手法等方面丰富和延展传统。



尤其是上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脱颖而出的一批富有才华和激情的青年诗人，他们作为探索者，以丰富多彩的个性，选择了一种超越语言和文化疆域的束缚，将诸种优秀传统融于一体的方式，直接驰进了现代诗歌的领域。由于时代的发展进步，他们得以比较全面、准确地接近和把握自己民族文化的传统，并较好地汲取蜂拥而至的世界文化的养分，以较高的起点继承并补充了新时期藏诗的队伍，超越为功利而写作的状态，栖落在个人和民族命运的前沿。他们成为藏族当代诗坛不可低估的一支优秀的主干力量。

正如一些现代语汇必将进入藏语语汇一样，用汉文字创作取得一定成就的藏族作家，无疑是可以被藏族文学史所接纳的。它的贡献就在于对藏族文学史的丰富和延展。说它丰富，是指它吸收了藏语诗歌创作目前还无法接受的许多现代理论、技巧乃至词汇、词(语)义，从外围楔入并加强了本民族的传统；说它延展，是指使用汉文字可以更直接、更轻松地从汉文诗歌成就中“拿来”，也更快地使藏民族传统文化与异文化互相交流、融合和浸润，从而挖掘、提高和拓展藏民族新文学的品位，使藏族文学作为中华民族文学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能更完整地走向现代世界。

## 二

在真理中歌唱是另一种气息，这种气息不为一切，它是神灵，是一阵风。

——里尔克《致奥尔夫斯的十四行诗》

现在，更多的人认为，优美的诗歌本质上不是人的而是神的，不是人的制作而是神的诏语。藏族就是这样一个民族，藏族诗人的最大优势就在于，一方面他们要客观地面对青藏高原贫瘠而荒凉的土地；另一方面他们又生活在由于与大自然长期搏斗而形成的充满了神(诗)性的精神家园里。无论从神话学的意义还是从哲学的意义上来说，藏文化都从未间断过对神的追寻。与其他民族和种族的的历史不同，这不仅仅是单个人的理想，而是整个藏民族群体的信仰和目标。在他们的周围，每一座山峰、每一条河流都有相应的神灵驻守。他们从一落地起就生活在神话和传说的世界里。他们生活在不断的提醒中，他们被有意无意地一再告知，每一株花草、每一个生灵都有其生存的独特意义。诗性的真理和认识就这样绵绵不绝地从幼时就进入到他们的灵魂之中。音乐和神话不断地从那些朴素的喉咙中潺潺而出，那大自然伟大的召唤注定了诗人们要沉醉在对生命、自然和时空永无止境的追问之中。



未曾刻意钻研过藏族的诗歌史，但我们相信一个较早的传说一定深刻地影响过藏族的文学。那个传说中说第一个藏王来自天界，与其后的六位藏王通称“天降七赤王”，他们最后都由“登天之绳”上升霄汉而消逝。到第八代藏王时，他将先王的“登天之绳”割断。从此吐蕃便有了铠甲(战争的起始)、大臣与王室的争斗杀戮和民间的动荡不安。这是一个卓越的原型，它说明吐蕃人最初是由王的“登天之绳”而与天界(神)相连的，后来因此绳索的断裂而失去了与神的联系，整个民族的灵魂便失去了依托。这时，极少数智者在神圣之夜走遍大地，开始了对神的踪迹的追寻。无论他们是神学家(祭司、咒师)，还是庙宇的建造者、史学家、流浪艺人，他们都是那个时代的优秀诗人。直到后来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传入吐蕃，并开始逐渐普及，一个民族的灵魂才开始安顿下来。逐渐地，他们由英武好战而变得慈悲和善。慈悲、怜悯、爱与和平，成为吐蕃人至高的人格成分，神性的光辉又回归到这个民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于藏民族，佛经就是一首诗篇，是众多洞烛中对生命和宇宙的终极问题给出答案的学说。

此后，不断涌现的唐卡(它们用象征和抽象的笔触，表现了一个民族的信仰和精神，表现了我们从未见过但又深信不疑并集体相信的事物)、戏剧、宗教音乐和民间的某些片断性音乐，以至于布达拉宫(它是文化的集大成者，是藏民族集体精神的最高造型——众生和佛王、秩序和信仰、辐射和统一——是宗教思想在大地上创造的奇迹，是庄严而恢弘的灵居和辉煌的精神之花)的建成，将藏民族的诗性推向了顶峰。

与此并行的另一个奇迹是出世较早但至今还在不断地涌现着的史诗《格萨尔》。真正了解和研究过这部史诗的人都知道，它不是某个个人的创造，而是藏民族集体的创造，是带有一些神授色彩的作品。那些偶然被诗神所选中的通灵者，大多是普通的人，甚至文盲。但他们却能在一种特殊的状态下获得灵感，而滔滔不绝地吟唱出一部又一部不同分部、不同分章的全新而又超长篇幅和诗行的诗篇。这个事实，恐怕荷马再世也会为之咋舌不已。关于对它的研究，不是这篇文章的任务，但这个事实的确能震撼人心。它无疑说明了神性在藏民族的诗歌创作中已经体现到一个很高的境地。当然，这个现象不仅是藏诗传统，同时也是人类诗歌史上鲜有的。

藏族，就是这样一个民族。那古老的灵光充满并启示着当代藏族诗人们的心智。旷世的神话和宗教的慈悲沉淀在他们的血液和心灵深处，被不断复述、倾听并且珍藏。但那古老传统的意义究竟指向什么？殉道者在追问，哲学家在沉思，诗人也在探寻。

### 三

伟大的德国诗人荷尔德林曾期望，人要诗意地栖居在此大地上。藏族诗人们最容易理解并体验这栖居。藏民族可以说是一个诗意地栖居在此神性大地上的民族。这神性，涵括了民族整体的精神氛围；这大地，从苦难中敞向天空，是世界上最后的一片净土。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像藏民族这样由于居住在世界屋脊而克服着常人难以想像的生存困难。由此可以理解，他们为什么信仰一致，而且完整地保留并沉浸在那玄奥的神话和宗教之中。人的追寻，最终就是完成对自己内心的还原，使得内心的神性得以显露。那外部的自然环境、社会形态和道德意识，只是一个为了使得这种生命存在显现的契机。藏民族与大自然的搏斗，其实就是个体的人与自己内心的搏斗。再没有比这更能使人充分释放并体会到自由与博大、生命与价值。那自然的存在正是自己内心的伸展，它是巨大的、粗犷的和野蛮的。神性，就在那里产生、莅临，并且居住。

这就是科学时代和机器文明所丧失掉的部分，也是西方诗哲们所梦寐以求的诗性。藏族诗人们正是在这属于自己的地域，面对着苦难和神奇的大地找到了“感官的素材”。他们最接近河流、峭壁、天空、白雪、众神与火焰，在河谷地带和无边的草原上歌唱；在地球之巅，向着那虚空中的远方之远倾诉。他们像祖先一样四处漫游，同时极为珍惜这片与他们血肉相亲的古老土地。这就是他们的净土意识。但是正如西方世界业已经历的那样，技术功利的扩展对人性的毁灭，人的价值生存与技术文明的对立矛盾，也像蔓延的疟疾正向藏族诗人心中的净土渗透。他们内心也滋生着矛盾和困惑，虽想抗拒，但又无法不接受这历史的必然。穿过人群和城镇的尽头，他们漫步在古老的大地上，敏感地伸缩着艺术触角，体味着渐显冰凉的人情，感悟着多余的人、局外人、被异化的人的寂寞和孤独，近而驱策自己成为心灵放逐的流浪者。使 如此，他们也不能不歌唱，并为现代文明对这诗性净土的吞蚀充满忧虑和复杂的情绪。与曾经同此命运的其他民族的诗人一样，藏族诗人也要重新面对经验与超验、现实与理想、自由与必然、存在与思维这些对立的矛盾。这困惑和谨慎的探索，已在部分诗人的作品中显出深度，相信不久也将成为他们新的起点，从而找到新的民族生命本体里那隐秘、博大、坚定的存在和向往，为未来诗歌开启一个更新更美好的世界和远景。具体地说，他们已开始关注作为居住在大地上的短

暂者——人的状况，关注本土、自然和宗教，以及人与自然的整体状况，关注所有的生灵、生命乃至存在与虚幻。这一切决定了他们能在创作中主动溶入自己思考的事物，进而退居其后，在混沌中完成某种超自然的创造——神性的创造。这批世纪末的追寻者已经站在了民族与现代世界的交叉点上，“开始在文化的格局上思考民族文化，在人类命运的前提下思考民族命运，开始意识到必须认真地解决种族的存续和发展，解决曾经那样灿烂、辉煌的民族文化的衰退和复兴这些重大问题的迫切性”（《国际诗坛》第1期前言）。藏民族那惯有的理性和思辨的禀赋在他们血液中灵光未减，这就是部分优秀诗人的诗歌。

#### 四

空中的白鸟啊，  
借给我，你的一只翅膀，  
我也要向东飞翔。  
我将从理塘快速飞回，  
再把翅膀奉还到你的身上。

——仓央加措

藏族诗人们被那千古的呼唤引领着，并且自己也在远方走着，呼唤着。像神游者，文化旅人。他们在广大的土地和艺苑中徘徊，时而与神灵们交杯，时而又自言自语。故乡的雪山，丛林与湖泊，金碧辉煌的庙堂，小山弯里的村庄，围坐在草地上宴饮的亲人。在这片哲学和诗歌的土地上，人民因为能永远亲近大自然和神灵而内心充满了光明。而真正的诗人，就这样走遍了辽阔的大地，追求着诗神央坚玛的路径，真诚地向尘世中的亲人们发出充满挚情的召唤。

这也正是藏族诗人们参阅、借鉴世界各民族文学时所采取的取舍态度。他们阅读名著、经典，同时也吸收各种流派、主义，有人甚至染上了后现代主义色彩。但他们在自我放逐和流浪中能保持自己的特色，在自己的家园里自在地生活、思索，歌唱和述说。

另一方面因为用汉语写作，免不了受汉语诗坛的影响，但他们牢牢立足于民族





和地域特色，只接受对自己有益和有用的，而对主题性的模仿并不多。明显的例证是，当“麦子”、“铜”等意象弥漫并覆盖中国大地时，他们明智地观望着，并不想让“青稞”席卷高原。因为他们知道，藏族文学史在数百年前，已经有《水树格言》《天空格言》《火的格言》《铁的格言》这些以单个意象通贯众多诗篇的成功的尝试。他们尚古但不拟古。这虽是一个表象性的例子，但足以说明他们在时尚中所保有的清醒。他们也关注形式，但他们更多地从诗歌内部把握诗歌，关注独特背景中的人生体验，从自己的生活中学习着生活。他们直面冷峻的大自然和残酷的人生，歌唱大地的贫穷与饥饿。他们噙住自己的血，让花朵与火焰穿越时间和他们的心脏而到达诗歌。这大地上的、最终的神迹正若隐若显，元素的、本质的、真理得以昭示。

现在，我已饱阅人生

又与你们，欢乐的神明同返故园。

——荷尔德林《致流浪者》

在诗神央坚玛那美妙的琴音招引下，当代藏族诗人像朝圣者一样匍匐前行，虔诚地向着那真实的生活追寻。但事实上，这种呼唤和追寻是永无止境的，回归也是追寻的另一种方式。由于人的局限性和生命的不可穷尽，千百年来，诗歌所企及的永恒才显得如此诱人，使众多追寻者前赴后继。无可讳言，同人类的其他种族和民族一样，这种价值只在极少数优秀的藏族诗人的作品中才显出意义。

## 五

当代藏族诗人，或建构诗歌，或解构诗歌；或在短章中抒写自己的诗情，或在巨制中尽现自己的思索。所有这一切努力，都令人为之喜悦。通过两年多的努力，我们以抒情性、探索性、现代性为主要标准，并对长诗和组诗给予足够的关注，将当代藏族诗人的诗歌作品按诗人出生年月排序结集展示，这无疑是一次个人和集体的区别。我们还无法与传统做出更深刻的比较，因为传统诗歌大多是宗教大师们的道歌，是个体生命在苦行(宗教修行)中超越了苦难和痛苦而达到生命的巅峰状态时的卓绝道白。在这里我们更多的是为了相互的区别和与世界其他民族、种族诗歌的区别，因为藏族诗坛一向保持着兼容和温和的态度，不像汉语诗坛那样激烈和富于



争斗性，又加之从未结集展示和缺少理论评判，所以他们在周围的纷乱中更保持了少有的清静和从容。由于这次机会，这些边缘带的追寻者在世纪末向读者交出的，正是他们各自在神圣之旅中所寻找到的金子。现在，他们准备接受烈火的检验。

释迦要求人们像检验黄金一样去考察他所有的话，把他的话放进火里检验，这样，就会从他的话中悟到真理，而不拘泥于词语本身。面对具体事物，也许我们每个人悟到的东西不同，但对我们来说都是事实和哲理。我们许多人看来走着不同的路，事实上，我们追求的是同一个目标——真理、善和美。

这也是评判艺术所应遵循的方法论。

对于事实上丰富、灿烂并且不断涌现的当代藏族诗人们各领风骚的众多诗篇，更细致而广泛的分析和批判不是这篇文章的任务。我们只是就个人多年来的阅读、写作体悟以及对藏诗的关注和这次编选过程中的感受，试图从总体上深入并且从本质上把握这些藏族诗人们灵魂深处所共有的东西，但也不免成了印象性的泛泛之论。所以，对每一位诗人的认识和批评，还要靠读者从自己对具体诗歌的阅读开始。

## 六

圣哲说：他们环绕歌唱，赞颂那明净的高空上流逝的事件。

随着时光的流逝，当代藏族诗人们的文学活动作为事件也将流逝，但他们高傲的歌唱却一定会因其独有的光芒而永存。他们也会像世界上所有民族的诗人一样，由这歌唱而成为永存者。有诗的民族是幸福的民族。作为读者，面对这些缤纷的诗歌，正如面对着藏民族赖以生存的雪域高地之上那耀眼的、转瞬即逝的事物和永恒的美。“不管怎样，一个人能在这冰峰雪岭中站上一分钟独自沉思，哪怕是经历世界上所有的艰辛也是值得的。”（柯林《悟道笔记》）


我们意欲完成的，就是向世人提供这样一份沉思。

## 第一章



# 藏族当代文学之旅

藏族是一个有着灿烂文明史的民族。藏族文化是藏民族以自己坚毅豪迈的精神，充满神奇浪漫的幻想和理性思辨的思维在青藏高原这片离天最近的地方创造的独具个性的文化。藏族文学作为文学奇葩中的一朵，更以她充满神性的感召和人性的关切，在严酷贫瘠的客观自然环境中，张扬起这个民族对真理、对诗性、对生活的追求信念；在相对贫乏的物质生活和荒凉的生存地带，用旷世的神话和诗歌释放出生命、自然和时空和谐的美，即用艺术美化和升华了生存的简陋。

纵观藏族文学史，我们发现，藏民族是一个非常诗意的民族。传说中我们的第一位国王来自天界、“登天之绳”（）是连接人和神之间的工具。到第八代藏王时，登天之绳被割断，从此便开始有了战争，王室与大臣之间的争斗杀戮连续不断，直到后来佛教传入吐蕃，一个民族的灵魂才得以安顿下来。从此，在整个民族精神的生活空间，信仰、虔诚、慈悲、和平，便构筑了民族的整体性格。

藏民族就是这样，以她对文学天然的亲和力和感受，在藏族文学史上留下了一个个名垂千古的佳作名篇。我们从《格萨尔王》《米拉日巴道歌》《萨迦格言》《青年达美》《诗境》《猴鸟的故事》等作品中可以看到，藏民族创建的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千古流传至今。这些文学作品旺盛的生命力，浓烈了藏族当代文学。所以说，藏族当代文学是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一部分，也是藏族传统文学的进一步发展。

藏族当代文学经历了三个发展时期：

即从 1949 年~1966 年，1966 年~1978 年，1978 年~至今。

藏族当代文学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

这同历史悠久的藏族传统文学一脉相承，既有古代藏族作家文学的创作经验，又有丰富多彩的藏族民间文学的创作经验，这是藏族当代文学之所以蓬勃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它与传统文学相比，又有许多重大的变化。

一、改变了历史上僧侣学者和贵族独占文坛的局面。新一代社会的主人公成了藏族当代文学的生力军，并且也有了藏族女作家。

二、作品的内容有了变化。随着时代的发展，强烈的时代气氛和新的思想、价值观念得到体现，并且开始从神坛上走下来，开始关注到人，如近代的《忆拉萨》，到更敦群培的创作，为后来的作品提供了人文主义关怀的思想。

三、形式多样、采取了多种多样的创作形式。故典诗歌和新体诗歌并肩共进，继承、创新和发展，赋予了当代文学新的活力和生机。

四、文学批评和文学翻译有了一定的发展。但这是一个薄弱环节，尤其是在藏族历史长河中，正是因为文学评论是一个薄弱环节，所以造成了创作发展的缓慢。有鉴于此，有关文化部门便组织有关专家和读者对重点作品进行讨论，有关刊物也经常发表中肯的批评文章。这样，既对作家有一个鞭策，又有助于创作的提高，对读者也是一个引导，有助于提高欣赏分析作品的 ability。

五、形成了藏汉双管齐下的创作格局。有两支创作队伍，即一支用母语创作的队伍和一支用汉语创作的队伍。

自 20 世纪中叶，藏族文学在形式的变化和内容的拓延上都呈现出了一种新的走向，出现了两支创作队伍：一支用自己的母语进行创作的队伍和一支用非母语，即用汉语进行创作的队伍。两支文学队伍，犹如雄鹰的两只翅膀，共同拍打着，飞翔在青藏高原的晴空之下。他们犹如雪域母亲的两个孩子，用各自不同的语言，共同抒发着他们对故土的挚爱、对母亲的眷恋之情。这种共同的心理感受和共同的民族情感决定了他们是藏族当代文学阵营中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是藏族当代文学相互依存、相互推动的两个重要方面，缺一不可。下面就从诗歌和小说这两大体裁各自的特点，谈谈这两支创作队伍的共性与个性。

用藏语文作为自己本民族文学艺术的第一要素来进行创作的藏族作家群，无疑，他们是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直接承接者，是藏族当代文学创作队伍中的主体力量。他们以自己鲜明的民族特色，直接继承传统文学华贵、典雅的风格，诉说他们对民族的敬爱、对家园的眷恋和对神性的向往。从老一辈作家诗人擦珠·阿旺洛桑、恰白·次旦平措、班觉、拉巴平措，到新生代作家端智嘉、次仁顿珠、多杰仁青、居格桑、克珠、扎西班牙典、伍金多杰、多杰卡、德吉卓玛、拉加才让、德本佳，我们都不难发现他们在细腻微妙的艺术世界里，用纯正的母语、赤子般的情怀，展示他们对民族文化和传统艺术的贴近与理解，对自己民族精神、理想、神性的这种传统价值观念的尊重。对这些藏族作家而言，回忆和亲近自然、亲近神灵构成了他们创作的经验和创作的资禀。在他们的作品中，较多地表现了淳朴、平凡的普通藏人单

纯、简朴的平常生活，描写了他们善良、率真、敦厚的心灵，在母语构筑的语义境界里，向广大母语群的读者诉说同族同缘的家里发生的故事。但是，由于语言和文字的局限，翻译和评价力量的相对滞后等原因，对他们作品进行的批评和介绍还不多见。

## 一、诗歌

我们知道，藏民族是一个诗意地栖居着的民族，我们脚下的土地，曾被诗情、诗意频频亲抚，我们与祖先的血脉中一直生生不息延续着的就是一种诗歌的天性。藏民族传统意义上的诗歌，大多是宗教高僧大德在引渡精神超越苦难抵达生命的巅峰状态时的歌唱和道白。像米拉日巴、夏格娃措珠仁卓、五世达赖喇嘛、宗喀巴、萨迦班志达、更敦群培，这些有着独立的人格、坚定的信仰和健全精神的文化先驱者们用诗歌作为自己求取解脱，寻找心灵光明的吟唱。

这片被诗神央金玛和众多神灵佑护的土地，千百年来，无数的朝圣者、文化淘金者和旅行者的脚步踏向这里。诗性的精神家园，是藏族诗人身心的栖息地，他们是这片土地的宠儿，正如谢冕先生在他的一篇序言中所写的那样：“生活对于他们的优厚，足令所有的人羡慕。一方面是大自然的恩赐，高原的雪山大泊之间有着旷古不灭的精神统摄，它的伟大气魄，它的庄严神秘，创造着民魂，也创造着诗魂；一方面是大社会的养育，那个古老民族特殊的宗教文化构成的浑厚的人文环境……无疑为年轻人提供了最宝贵的精神材料”，正是这些精神的材料，使我们的藏族诗人从祖辈们那种超然物外的心态中、从他们充实的精神殿堂里领取着美妙的传说，在那些艰辛，但拥有宁静与欢悦的岁月里，用诗歌抗衡着艰辛而粗糙的生活。

在藏诗的领域里，与藏族当代老一辈诗人最初抒发的那种借物言志、借景抒情、突出时代、政治的言志诗相比，新一代的诗人开始寻找沉淀在民族精神里的优秀品格，开始注重个人的体悟、心灵的体悟，并从关注生存环境和精神根基的大前提下关注人本身，并力求从诗歌的体裁、语言、形式等诸多层面上趋向新藏诗的风格。在这一点上，藏族青年学者和诗人端智嘉显示了他非凡的艺术天分。

无论是端智嘉的古典藏文诗歌，还是由他开创的新诗——自由诗，都用诗歌的语言引申并高扬了激情生命的神性瞬间，他的古典诗歌《漫言轮王七宝》《新罗摩衍那》《奇幻的梦》，都深深地被母语世界的广大读者所领受。华丽的语言、瑰奇的意象和新颖的格调展示了三十个字母组成的美文是如此高山流水，一泻千里，他对诗歌、意象、节奏独特的艺术品味和审美情趣，使我们领略到了细腻精致、高贵典雅的藏文古典诗歌天生的清丽华贵之气。

作为藏族当代文学第一位自由诗的开创者，端智嘉在他的《青春激流》中再次展



露了他对自身的超越，用激流般的热情和腾空飞跃的诗性，在原汁原味的母语语境中，为读者展示了新时代高原年轻人敢于用他们青春的力量呼唤生命的意义，用不可撼动的信念和崇高的精神，踏向光荣与梦想，踏向欢乐与未来的豪迈精神。

端智嘉的诗可以让读者沉浸在现代激情的最高阶段，也可以让读者沉浸在远离尘嚣的高古久远。在纯粹的诗的意义里，言说新时代藏人更广阔的精神世界，并向我们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诗人只要他有承载本民族生生不息的诗歌的因缘，只要在这片充满哲学和诗歌的土地上，内心充满了诗意和光明，他的诗歌就会被同族的家、同缘的人深深领受；他的诗篇就会像喜马拉雅山上吹送来的檀香一样，会被时间的风吹向更遥远的未来。

当然，除了端智嘉以外，还有许多用自己母语写诗的诗人，居格桑的诗集《雪山下的情怀》、克珠的《四季耕耘》、多杰卡的《鹰》、伍金多吉的《高原的风》，以及还有许多正在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正用他们手中的笔，描绘着 21 世纪藏族诗歌的新天地。

新生代诗人中，大多数是本民族成员，他们对于自己的生活环境，完全熟识和亲切，没有语言的障碍和情感的隔膜，他们大多数都接受过良好的传统文化的教育，对自己民族的历史和文化都充满着敬爱，创作的欲望和创作的激情正源于这种敬爱而喷发，这种真诚和执着，是不容置疑的。但是，仅有这一点还是不够，它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问题，我们的文学随着各民族文化的交流，正不断走向一个广阔的、开放的系统，单一的、封闭性的文化传统模式正受到冲击。内涵的丰厚和诗歌的多样化已经成为必然的走向，诗歌已经开始从表层抒写的本身意义进入一个新的寓意深刻、更加内心化和情绪化的阶段。在这个意义被分解，语句和词汇不再只充当言志的替代品，诗歌更多地成为一种情绪的宣泄，一种陌生的语言追逐，一种情感的注脚。我们的藏诗该怎样去面对？是把握诗歌深刻的寓意还是满足于具象的描写，抑或是在变化多端的象征世界里陶醉于语言的精致、比喻的巧妙和翻新上面？这恐怕是藏诗的作者们所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

藏民族用纯真与善良向世界敞开心胸，这个世界也因她真诚率直的天性而回报给她艺术和诗歌的无限激情，在处处洋溢着自然淳朴的美、闪烁着自由天性的万物面前，我们的诗人应该说是最富有魄力和自信的。我们的祖辈，曾经用诗歌的桥梁，将万物深邃的奥秘传递给每颗求知的心，留下卷帙浩繁，令人仰视的文化财富；我们的土地，呈现着它未曾雕饰的天然之美，雪峰晶莹、草场碧绿、庙宇辉煌。那么，站立在这天地之间的诗人，感应着这浑然天成的艺术境界，他的笔下不再因拘泥而单调，不再因追赶激流而盲从，在刚毅、坚韧、思辨的民族性格中，继承传统诗歌注重韵律，提炼哲理的艺术追求，并把握现代诗歌讲求寓意的深刻和思维的跳

跃性，为自己寻找一个最佳的位置，这就该是新生代诗人们今后的走向。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的当代文学队伍中有一大批用汉语创作的队伍。从老一辈诗人伊丹才让、丹正公布、绕阶巴桑、格桑多杰、华达尔到新一代诗人阿来、列美平措、完玛央金、才旺瑙乳、旺秀才旦、白玛娜珍、班果、维色，他们用另一种语言，唱出对祖国、对民族矢志不移的恋歌，用藏汉两种民族文化的养料，滋润着自己的诗情。这支队伍中，老一辈诗人和新生代诗人所经历的时代，对民族的认知和情感的抒发上也不相同。

老一辈诗人伊丹才让、丹正公布，是这支队伍中的两面旗帜。伊丹才让以“雪狮”自喻，他的诗歌中最可贵、最动人的地方，就是诗人念念不忘，并以之为创作的资本和骄傲的民族情怀。“雪山、雪狮、民族、母亲、精神”是他诗歌中出现最多的语汇，他通过这些语汇，编织自己的诗魂，并在对母亲的歌唱、对民族的敬仰、对民族文化的贴近中找到了自己诗人的位置，并不断地超越着自己，完成了从蛹化成蝶的蜕变过程。在他的诗歌创作中最突出的成就就是完成了自己的四一二式七行诗，并由自由体诗向格律诗作了风格上的回归，诗歌中那更加浓郁且更加深刻的寓意、语言和形象，是从藏民族自己独有的视角观察和描述的自己民族深厚的历史、优秀的文化。伊丹才让、丹正公布等老一辈诗人的诗，处处洋溢着藏文化的韵味，老一辈诗人的这种显著成就，给各民族用汉语写作的作家以足够的启示。他们作为诗人表现出的那种对民族割舍不去、挥抹不掉的赤子之情，那种作为藏人的自豪感也给了新生代用汉语写作的诗人深刻的思考。

如果说伊丹先生是雪狮、是鼓手，总是用激情和豪迈擂响诗歌的大鼓的话，那么，丹正公布就是一株扎根在雪域沃野里的“草穗”，总是用自己不变的初衷恪守脚下的土地，总是在沉默中显示一种坚韧不拔的力量。所以，批评家评他是“喜马拉雅山上永不褪色的红珊瑚”。诗人曾在一高校谈起自己与诗歌的关系时曾说：假如我是一朵草原上的花，我盛开之时过早，所以，与其他的花儿相比，我是经霜的花朵。正是这经霜的花叶，才使他的诗与同一时代的人相比，更透露着深邃和自信。

在老一辈的诗歌里，我们体悟到了美国作家弗洛斯特的一句话：一首诗应该从愉快开始，以智慧结束。老一辈诗人诗歌中透露出的愉快和智慧，正源于他们对自己民族历史和文化的深刻把握与理解，来自他们对故土和母亲的守护之情。

新生代诗人是在文革或文革后期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他们由于时代和多种原因，失去了用母语和文字与同族进行交流的机会，这些人处在传统与现代、藏文化与汉文化、青藏高原与其他地域的交叉地带，处在两种文化的边缘，带着边缘人面临的矛盾、困惑、失语的尴尬，也带着边缘人的优势和追寻，在现代诗歌的领域探索并丰富着诗歌的意义。他们以汉民族的思维方式为主，以藏民族的思维为补充，以



“有机化合”而成的双重心灵、双重思维模式，充当测描自己民族精神世界方面的向导，这种创作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带有实验性的。他们叙述的情感多半是一种心理状态，“血缘、文化、民族、母语、故土”是他们创作中永远的母体。他们就像是一株不由自己的向日葵，高高地面向生养他们的雪域，向着故土、亲情、记忆的中心仰望，诉说身体上的迁移带来的精神上的种种感受。他们这种超越语言和文化特殊身份，使他们拥有更多的诗歌语言上的可能性，拥有直接进入或直接拿来异文化的手段，以现代和新颖的思想弥补藏诗的队伍。但是，也有一些诗人，盲目地追逐朦胧与欧化的诗文，一味地借鉴他人、扬弃传统而异化或丧失了自我，写下一大堆不知所云的标榜自我和个性的诗，这已引起了评论界的注意。

在诗歌的民族性与个性、传统与现代、继承和发扬等方面，新生代诗人中也有些自觉表现民族文化意识的诗人，如列美平措、阿来。他们的“朝圣”和“徒步走过大草原”，无疑就像诗中所说的那样，“在我们心中渴望的草地/我们听到和看见的动人故事/在幸福而欢乐歌唱的雪山和草地/渴望成为他们心中的一员/并从此不再怀疑生命的所有意义”，在贴近祖先生存地的地方，“寻找断掉的根和失落魂”。他渴望自己有一次身心合一的旅行，在朝圣的途中，在对民族血质的崇尚和民族的回忆中找到自己曾经失去过的信仰、欢乐和力量，像阿来诗歌中吟唱的一样，“在故土的接近和草原的寻访中，舌头上失落言辞，眼睛里诞生敬畏，诞生沉默”。一种源于他们身上挥之不去的血缘情结，在贴近自然、贴近生命的源发地段，成为这些诗人及作品不能舍弃的背景。这就是边缘诗人反复歌咏的回归精神。

新生代诗人回归精神，使这些年轻的诗人丢弃了平庸、功利、麻木与盲从。回归的精神之光，使他们的诗歌和情感得以丰富；满身风尘与不安的旅人之魂，又赋予了诗歌深沉的哲理意蕴。所以在更高的层次里，他们的回归，使藏诗呈现出一种永不沉沦的追寻意义。

当然对于这些用汉语创作的年轻诗人来说，希望他们能重新补上一课，补上曾经失去过、但现在已没有理由不学习的母语文化的一课。希望他们能深入到极易沟通的母语文化的世界中，对母语群读者不再有失语的尴尬，不用再作手势，对着镜子与自己的影子练习说话。这应该是新生代诗人在 21 世纪承担的生命之重。

## 二、小说

藏文长篇小说中除班觉的《松耳石》是当代藏族第一部藏文长篇小说外，其他都是短篇小说。中短篇小说在 80 年代蓬勃兴起，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如用藏文创作的端智嘉、次仁顿珠、多杰仁青、班觉、扎西班牙典、拉巴平措、章戈·尼玛、南色，用汉文创作的扎西达哇、益西泽仁、阿来、央珍、梅卓、降边加措、益希旦

增、多杰才让、丹珠昂奔等等，都面对着藏民族的历史、文化、社会，面对着新时期藏族社会各方面的深刻变化，细心地描绘。让我们再来对比一下藏汉两种文字的小说的各自特征吧。

藏文小说的创作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 80 年代，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截取的社会生活面大多是藏民族生活环境中经常耳闻目睹的某种现象。作者注重的是一种创作的方法，一种为表述方法而投注的朴素、单纯和诚实的创作热情，在细节的雕琢和“故事”的讲述中淡化了作品的思想内容，从而也泄露了个体审美稚嫩的某些痕迹。大多藏文小说仍在讲述着一个完整的故事，追求着完整的情节，刻意表现作品的教育意义，并有模仿和雕琢的痕迹。当然，也不乏优秀的作品，如端智嘉的《被霜摧残的花朵》《骨肉情》《虎牛滩》《假活佛》，多杰仁青的《团圆》《一个尼姑的来信》，扎西班牙典的《明天的天气比今天好》《亚大黄叶》，扎西平措的《三姐妹的故事》，都凸现了一种作者对民族的文化和生活进行深度思考的寓意。他们力求从自己民族传统文学的深厚和精致中吸取民族语言的特色，又从小说的总体结构、叙述方式和作者的审美情趣上达到一种高度；力求凸现生存的意义、亲情和爱情，把藏族传统小说中那种充满神性与理性的克制和精神内在上的深度写作，逐渐转引到我们现实存在的本身，把人性还复到人的本位上，并在深厚的人性内容上去关注这些物质生活还很清贫，但精神世界永远宁静安详的藏人的情怀，写出他们在宗教情感与现实生活之间、在道德价值和自我本能之间徘徊的藏人的情感世界，并深切地关注着现实生活，表现着现实生活中的日常状态。藏文小说以生活的常态为叙述对象，虽然在叙述的方式和总体结构、审美情趣上有对民族传统文学的背叛，有贴近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色彩，但浓郁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仍然是十分鲜明的。

与藏文小说相比，汉文创作则是狂飙陡起。以扎西达哇为代表的“西藏魔幻现实主义”小说，以全新的思想、全新的叙述和全新的艺术手段，从历史与民族心灵的探索中，坚定而又自信地走出了一步。刹那间，西藏这片本来在他人眼里就神秘的地方更以其神奇的力量吸引了众人的目光。许多评论家认为，扎西达哇、色波等人的探索小说，追求在宏阔的时代背景下和深邃的历史空间内，把神话与现实、历史与未来，通过奇妙多变的情节、丰实离奇的想像和夸张怪诞的手法，反映出这片神秘土地独特的魅力。《西藏，系在皮绳扣上的魂》《西藏隐秘岁月》《泛音》都以作者非凡的想象，写实与虚幻相映，调动起民间传说、神话、宗教的道具，把读者带到了一个近似荒诞变异、奇妙莫测的境地。当然，魔幻现实主义随着不断地粗糙地制作，到后来，渐渐沉寂，“以神奇为目的，用神奇制造神奇”的结果，使这种带有很大实验性质的创作，最终使读者和作者都感到沉重。这种神奇是制造出来的，而



制造这种神奇的作者，大多都是经历了激烈的变革时代的信仰危机后，到西藏去寻找他们已经丧失或丢弃的一些精神品质。这些精神品质而又恰恰是藏族人在几千年的文化历史和宗教情感中培育出来的坚毅、宁静、善良、虔诚、幸福、自然、乐观的品质。他们需要这种品质，需要在这里恢复曾经无所适从的心灵。所以面对这里生存的 和精神 的丰实形成的强烈对比时，他们的灵魂得到了洗礼，但他们都是成年后到西藏的人，他们从小受到的教育和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印第安人的原始意识和那些作家所受到的教育不同。拉美的作家是以“相信”来处理现实，然而受过无神论教育的这一代新作家，却压根没有这种宗教感，他们对于西藏或许是一个旅客。他们对这些神奇景观背后沉淀着的民族文化和精神实质，毕竟不能深入进去，所以，这种小说除扎西达娃极个别以外，已悄然隐去。

不管怎样说，藏民族自己的文化遗产和特定的自然环境，是我们藏族作家“感官的素材”。我们希望作家们创作的生命力，有更多的本民族新的存续与发展，不仅仅有现代意识的展露，更需要有守候民族惯有的理性和思辨的能力。

藏民族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深邃睿智的思辨才能和浑朴顽强的民族个性都是吸引域外民族向往她的独特神韵。谁仰仗了她的光芒，谁用心灵供奉她，那么，她的光环就会环抱谁，这就是藏族作家成功的重要因素。懂得了这一点，我们当代文学的生命之树才会常青！